

# 英法關係

國立北平圖書  
巡迴圖書

國際問題叢書

UNIVERSITY OF CHICAGO  
LIBRARY

7131  
253  
1

---

國際問題叢譯  
英法關係

曼菲勒著  
劉水譯



3 0647 4968 6

光華書店發行

---

在現代國際政治生活的大事件中，以英法今年三月四日在敦刻爾克締結的盟約，吸引了世界輿論的注意。比道爾與貝文簽訂的敦刻爾克公約，在英法外交政策與國際總的關係中，當然會起着一定的作用。

『四強』中的這個兩國條約的簽訂，恰好在莫斯科外長會議召開前數日——這一事實本身就說明它是很有意義的。新的同盟條約，乃是『第四共和國』外交政策上的大事件。在這以前，法國只和蘇聯建立過同盟（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日締結的），而現在則也與英國一起恪守同盟的義務了。

大家都知道，二十世紀初期成爲建立協約國基礎的一九〇四年協定，在國際

政治中會起過多變大的作用。

一九四七年的英法同盟條約，是否可以與一九〇四年的協定同樣比擬呢？它是否能建立英法協約國的基礎呢？新的同盟與法蘇同盟之間的關係又是怎樣的呢，並且它對於法蘇關係可能給予什麼影響？最後，一九四七年三月四日的條約表示着法國外交政策的什麼動向？

爲了答覆這些問題起見，首先必須要闡述一下不久的過去法國外交政策的某些特點。那怕是很簡要的。

578.42  
465  
3

## 目次

一八七一年——一九一八年法國外交政策的同盟問題……………	一
法國外交的基本問題就是同盟問題——法國正確地找到了自己的同盟——俄國並 打擊了德國——與英國的聯合，並加強與俄國的主要同盟關係而擊敗德國	
一九一八年——一九四〇年法國外交政策中的同盟問題……………	七
二十年後法國走上反蘇道路而崩潰——英法同盟矛盾，促使法國走上與小國聯合的錯 誤道路——與英國的同盟也不能挽回其政治上的頹勢——英法助長德國反蘇的罪惡 政策造成法國的覆滅	
法國解放後的外交政策……………	二六
法國的復興與世界和平因素的法蘇同盟條約——與英國的接近及其互相矛盾——英 法同盟問題的主要矛盾——德國問題未獲解決而失敗	
一九四五——一九四七年的英法關係……………	三三
談判之門重又打開——法國各黨對新條約意見的逐漸一致——頓刻爾克條約正式締	

領刻爾克條約與英法矛盾.....三

英國目的是要加強德國軍事工業潛在力

與法國締結同盟條約時英帝國政策的目的.....三

英國的目的是加強其在歐洲的地位與奴役法國人民——這一條約只有加強法國國內

反動勢力，對法國國家利益毫無幫助

法國對英的政治讓步.....三

奧法之間有着彼此利害上的深刻矛盾——魯爾煤炭問題上的協定表示了法國的政治

讓步——法國又在表演佔領區合流的醜劇

英法同盟與「西歐集團」政策.....四

只有與蘇聯建立真誠合作的同盟才能保證法國的利益

一八七一年——一九一八年

## 法國外交政策中的同盟問題



法國外交  
的基本問題  
就是同盟  
問題

最近七十五年的過程中，法國外交政策的主要的與基本的問題，就是同盟問題。這一問題，乃是由於法國的軍事與經濟，比其主要敵人——德國為弱的結果而發生的。

一八七〇——一八七一年的普法戰爭業已表明：沒有同盟者，則法國便不能單獨與強國作戰。在建立新的現代化的強大軍隊時，梯葉爾強調謂：甚至有了這樣強大的軍隊，但是沒有同盟者的戰爭，對於法國說來也是「冒失」的。法蘭克福的和約並沒有使德法的關係得到調解，這一事實對於法國解決同盟問題的必要，成了更為迫切的問題了。反之，由於發生了新的更深刻的矛盾，上述和約把

新戰爭的威脅變成了「歐洲的慣例」（馬克思語），並造成了德法關係中極端緊張的空氣。法國於失敗後，很快便復興起來了，它準備國家力量予以回擊和復讎，收復一八七一年失去的亞爾薩斯與洛林兩地。德國也準備新的嚴重的打擊。

在普法戰爭與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四十多年中，法德矛盾的尖銳性，不能認為這是短時間的「休止」，它並未減輕。法國在國民人口繁殖與工業生產的速度和水平方面的非常落後，以致它在軍事經濟潛在力的水平方面，也相對地落在德國之後。

結果，法國的同盟者問題，顯得更加迫切的需要，並成爲決定的刻不容緩的任務了。

可是，在哪裡可以找到同盟者呢？法國打算可能得到誰的援助呢？德國建立中央列強兩角（一八七九年）而然後是三角（一八八二年）的同盟，業已佔去了法國可能的同盟者：奧匈與意大利。此外只剩下俄羅斯和英國了。

約在法蘭克福和約剛簽字（一八七一年五月十日）的第二天，法國的外交便



法國正領地  
找到了自己  
的同盟者俄  
國，並打  
退了德國

開始堅決地求得與彼得堡和倫敦的親近。一八七一年六月七日那天，法國外長猶利·法佛爾在致彼得堡法大使的指示信中，向他提出任務：爭取俄羅斯的好感與支持。同時却意圖得到與倫敦親近，雖然當時法國政治領導者瞭解：今後引起與英國的殖民地競爭中的摩擦，是可能而且甚至是不可能的。

在七十年代中，德國進攻法國的新的威脅，曾是非常可能與緊迫的。這時俄國和英國不願意完全擊敗法國以及德國過份的強化，因而給了法國以支持。法國外長戴卡茲（一八七三——一八七七年）在一八七五年法德衝突的嚴重時期，以俄、英的幫助作比較，亦承認在預防德國之攻擊法國中，俄羅斯起着決定的作用。戴卡茲宣稱：『……我堅持：我們可能期望於它（英國——作者註），要比期望於俄國爲少。』

戴卡茲的這一推斷，爲如下事變底進程所證實。八十年代初期，法國重又轉入殖民地侵略政策的基礎上，在這一基礎上的競爭，導致法英關係的極端尖銳

化。迨一八八七年，經過短時期（一八七八年——一八八五年）與德國的親近，及同時與俄國關係冷淡以後，法國當前重又擺着被德國侵略底新的威脅，法國不僅不能期望英國的援助，而是恐懼後者敵意的干涉。爲挽救與德國致命的衝突，法國又得請求俄國的援助。一八八七年危機時期俄國所採取的立場，重新迫使俾斯麥退却了，因爲德國最怕兩條戰線作戰。

法國外交從已得經驗中取得教訓以後，於是竭力保持俄國的支持，並直接與它締結軍政同盟。

一八九一年，一八九二年，一八九三年連續的許多協定，始形成了法俄的軍政同盟。

根據法國政治要人承認，與俄國締結同盟，對於法國有着決定的意義。龐加勒強調謂：與俄國建立同盟，保證了法國免受德國威脅的安全，並給予信心：『我們的安寧從此便有了保障了』（引語）安特萊·達爾弟承認與俄國的同盟，『提高了我們的外交價值，展開了政治結合的境地，——先前這一境地由於我們

的孤立而閉塞着』，並保證了轉到「積極政策」的可能。法國歷史學家戴山尼於一九三六年出版的著作中強調：與俄國的同盟，使法國脫離了孤立狀態，使法國免除了德國的威脅，並重新恢復其作為偉大強國的地位。

與英國的聯  
合，並加強  
與俄國的主  
要同盟關係  
而擊敗德國

同時，法國對殖民地的擴張，引起了英法關係的極端尖銳化，幾乎引起一八九八年（華索事件）與英國的戰爭。但是在二十世紀期間，當時最主要的是英德矛盾。這時英國的外交家最後估計到德國是英國的主要敵人，因而開始尋找立即與德國作戰的同伴，法國走上了與英國親近的道路。一九〇四年四月八日的協定，奠定了英法協約國的基礎，大家知道，這一協定不僅不表示這是正常的同盟條約，而且一般地沒有隻字談到德國的問題。這一協定僅規定了解決殖民政策的糾紛問題，事實上即：瓜分殖民地。但是，拋開一切爭論問題不說，英法却以此準備了共同對德的合作基礎。列寧評價一九〇四年英法協定的意義時說：他們在『分割非洲（準備對德戰爭）』。果然不錯，從一九〇六年起，英法（加上比利時）總參謀部的直接聯系，便建立起來

了。

然而，與英國的同盟並不是而且也不可能是代替法國與俄國的同盟。法國人很懂得：對英國所負的義務比之對俄國的義務更爲不肯定，而主要是：英國的軍事援助不可與俄國的軍事援助比較。克萊蒙梭公開地把英國地方軍隊目之爲「玩弄」，他蔑視英軍數量的貧乏，並公開向英參謀總長福林查表示不滿：『我是多麼不需要這樣溫柔多情的協約國！』

法國國家與軍事的領導人，一面保持並加強同英國「誠意的親睦關係」，同時又打算首先得到俄國的軍事援助。像過去一樣，法國的外交把主要的希望寄托到俄國（法國用貸款來奴役它，把它更緊密地聯系一起），積極地促進與英、俄的接近並形成三國親善的關係。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一九一四到一九一八年——時期，法國與俄國建立同盟的意義，曾得到實際的考驗。大出德國人意料之外：俄軍一開始便使德國在兩條戰線上作戰，減輕了德國對法國的打擊力量。一九一四年八、九月間，俄軍對

東普魯士的進攻，解救了法國在馬爾納河的潰敗，而使一八七〇年九月發生過以及後來於一九四〇年五月重覆過的德國侵入法國的同樣事件，成爲不可能。俄國戰線，在史利芬計劃顛覆以後延續下去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數年中，牽制了德國大量的兵力，與一九一六年普西洛夫的進攻，使德軍的攻勢停止在凡爾登的鏖戰中，而再次挽救了法國。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法俄同盟與俄國的軍事援助，使法國得免於潰敗，使法國可能撐持與德國的鬭爭，並直到勝利。法國之所以能够從一八七〇年的色當戰役支持到一九一八年康賓戰役，從免於德國的擊潰而到戰勝德國，多半是由於俄國的支持，同盟與決定意義的軍事援助的原故。

## 一九一八年——一九四〇年法國外交政策

### 中的同盟問題

法國在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大戰中，是一個戰勝者。它在歐洲大陸上擁

有最強大的軍隊，並依靠了參與凡爾賽和約之二十七個簽字國的同盟聯系。敗北的德國反轉來被踩到法國的腳下了。表面看來，法國曾支配有避免德國侵略而最後保證自己安全的一切必須條件。

二十年後法  
國走上反蘇  
道路而崩潰

可是二十年以後，法國又重新遭受史無前例的，且與一八七〇年的失敗不可相比的崩潰，這次的崩潰使人懷疑法國的存在，是否還是一個主權的國家。

什麼原因使得一九一八年康賓凱旋的法國，會走到一九四〇年卑鄙、可恥的希特勒的康賓呢？

除開這一問題的其他方面不說，僅就現在我們所感到興趣的一方面——同盟問題上來考察一下這一問題。法國政府由於受其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強盜利益所鼓舞，自從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以後，便倒轉來反對昨日還是挽救法國的俄國人民，並走上反蘇武裝干涉的道路。在一九一九年的巴黎和會上，法國企圖解決德國的問題，與解決國際關係中沒有蘇俄參加與反對蘇俄的其它問題。法國對蘇俄

的政策，與其先前——一八七二年——一九一七年——時期對待俄國的政策直接對立了起來。

雖然龐加萊於一九一八年十一月間在巴黎接待英王時，曾對英宣稱：『我們在一起共過患難，共同作戰而且勝利了；我們將永遠聯合！』，——過兩月以後，在巴黎會議上兩同盟國向來隱蔽的鬭爭，已流為公開的糾葛與衝突了。

克萊蒙梭的「卡爾法根和約」的綱領（法國爲了自身貪婪的利益，而實行分裂與毀滅德國的綱領），遭到了羅爾特、喬治與威爾遜的積極反抗。英國絕不甘放任法國之兼併薩爾與事實上之吞噬魯爾，因爲這樣就保證了後者在歐洲的霸權。同時，所有協約國都打算利用德國作爲「反布爾塞維克主義」的工具。衆所週知，凡爾賽和約的簽訂，並沒有保證德國的真正瓦解；德國帝國主義依然存在，其生命基礎——壟斷資本、托辣斯、軍隊、總參謀部、幹部等依然保持着。

這意味着說：法國在勝利後不久，在自己面前又擺着德國復興的威脅。法國

英法同矛  
盾，促使法  
國走上與小  
國聯合的  
錯誤道路

的外交拋棄與蘇俄的和解與合作，而走上反蘇政策的道路以後，決  
定與別國的聯合——與小國（波蘭、羅馬尼亞、捷克、南斯拉夫、  
比利時）的同盟體系，來代替與俄國的同盟。預期用這個同盟體  
系，可以不因德國的復興，而受到威脅，並求得反蘇計劃的實現。同時這一同盟  
體系很顯然是反英鬪爭的支柱，因為英國不願對法國過份努力與法國之充當歐洲  
霸主相妥協。法國的同盟體系，同時也是反蘇維埃國家的「防疫區」的體系。

一九二四年以前，當德國在經濟與政治上尚且脆弱的時候，法國帝國主義極  
端反動的首領，如米葉蘭與龐加萊抱着一種幻想，以為用建立同盟體系與實行侵  
略政策，可以保障法國保持並擴大歐洲的重要陣地。這一政策最後的表現，便  
是一九二三年法國之企圖以側翼攻擊而一舉達成法國帝國主義的目的——佔領魯  
爾。但是後來魯爾冒險行爲的破滅，道威斯計劃與羅迦諾公約的通過，證明：法  
國已喪失歐洲的頭等地位，它不僅應當在英國面前退却，而且也應相安於戰敗的  
德國勢力的復興。



羅迦諾訂約以及對德的首次讓步以後，當時情況已很明白，即：法國僅靠一些小國的支持，是再也支持不下去了。白里安企圖用機謀，以與德國「妥協」與「友善」<sup>7</sup>，來阻止法國每況愈下的趨勢，這同時也意味着企圖把德國包括到法國反蘇政策的同流中。在摩洛哥和在敘利亞長期的殖民地戰爭，跟意大利矛盾的加強，跟英國競爭的尖銳化（儘管有各種讓步）——所有這一切，在德國帝國主義勢力迅速增長的情況下，使得法國不能不對德國更爲低首下心了。軍事管制的取消，賠償數額的縮減，自萊茵區的提前撤退等等，縮小了法國在各同盟小國中的影響與威信。

與英國的同盟也不能挽回其政治上的頹勢

一九〇四年，英法協約國成立的參加者——年邁的威廉，得烈出任英駐巴黎大使。他之出任大使，象徵着英國已宣告回復法英「衷心和睦」的政策。但是，在復興起來的英法「協約國」中，昔日同盟者（法俄）的相互關係，至是改變了。法國不得不滿足於其所處的附屬地位，並且法國的「外交價值」，據達拉第表示，比之先前與俄國同盟時所獲得

的，而現在——在三十年代——由於缺少這種重要的支持，而業已大大地降低了。與各小國的同盟以及加上與英國事實上的同盟，並不能阻止法國每況愈下的趨勢。法國已把自己的陣地一個接一個地出賣給比較狂暴的與公開威脅法國和全世界的德國。

這一時期，法國稍有政治眼光的人都明白：僅有與各小國家的同盟體系，是很不足以保證法國安全的，而疏遠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蘇聯，乃是法國的死亡。甚至實行反蘇方針的白里安（只要回想一下他的「汎歐洲」計劃就夠了），也曾考慮到對蘇敵視政策的危險，並曾兩次（一九二一年與一九二六年）企圖——雖然很薄弱的企圖——復與俄國合作。而瞭解法國迫切需要與蘇俄建立同盟的阿利奧，也曾無信心與不澈底地作過這種打算。

但是，當時由克萊蒙梭，米葉蘭、龐加萊與達拉第所確定的法國外交政策的路線，依然還是反蘇的。他們破壞了法國與俄國歷史上的複雜關係，並因此而把法國弄得日益軟弱。

英法助長  
德國反政  
策的惡果  
策的造成  
國的被滅

德國法西斯執政以後，德國帝國主義以希特勒強盜侵略的面目，轉入公開的進攻，這時，凡爾賽和約後的法國所建立的同盟體系的敗局，已很明顯地表露出來。然而，法國當局不願與蘇聯締結同盟以保證集體安全，同時又對於希特勒主義的侵略與他的片面破壞凡爾賽體系，並不予以反抗。他們不戰而交出了法國在比利時、波蘭、羅馬尼亞等國的政策所依靠的基地。這樣一來，法國僅保持了與大英帝國的同盟了，其中法國僅起着附屬國的作用，而且可能立即將法國降為「二等」強國的地位。新的英法「親善」，是以放任侵略者的政策著稱的。欺騙的投降政策，同樣還奸滑的指望把希特勒的侵略從西方推向東方。

這種自殺的政策確定，並不是法國人民的願望，也不是其國家的利益，而是出賣國家民族利益之財政寡頭貪得無厭的打算。法國正直的政治家，如巴爾圖（衆所週知，他並不是左派份子），進步的民主人士均要求為法國國家利益計，立即最親密地與蘇聯接近。

法蘇互不侵犯條約，以及後來的互助公約（一九三五年）的締結，給法國提供了得到蘇聯援助的可能。但是，法國國內政治鬭爭的發展，法國民主份子，重又被反動勢力排擠出閣。反動勢力在國內展開向人民與民主勢力的進攻；在外交上，則開始實行鼓舞法西斯侵略者的路線。法蘇公約並未實現。由於法國反動勢力的罪惡，公約成爲一張白紙。法國與英相張伯倫親密聯系的達拉第政府，繼續實行其慕尼黑式的出賣政策，一直到當時環境有與希特勒德國發生戰爭可能時爲止。

這樣，法國——一九一八年的戰勝國——重又與德國在戰場上相見了。這次戰爭——沒有東方的支持，沒有與蘇俄的聯盟。法國僅有英國同盟與英國的幫助，來保持其民族獨立與達到其勝利，這是否就夠了呢？歷史是應當答覆了這一問題。

一九四〇年五月間有決定意義的會戰的初期，表明了這一援助完全是幻想的。法國在驚人的短期中——五、六星期內，就被攻破而覆滅了。某些英國的師

團，並未予德國坦克部隊的攻擊以任何抵抗。在法國最沉痛的最後一刻，邱吉爾只能够提出締結英法合併的驚人計劃，即事實上把法國歸併到大英帝國之內。六月二十二日，法國在康賓投降了，並中止作爲獨立國家的存在。

與英國的同盟，以及與各小國的同盟，對於法國假如要求得到好處的話，只有保持與俄國的同盟，因爲俄國是法國在大陸上之堅固地位的靠山。與蘇聯破裂的政策，企圖以別的外交聯合來代替它，這就造成了法國在一九四〇年國家民族的悲劇。

如果用同盟問題的觀點，來審查一下「第三共和國」的全程，那麼就不難認識到：法國從一八七〇年色當以後，經過五十年而到一九一八年康賓的凱旋，這只是因爲它正確地解決了同盟問題，找到了俄國這個有效的幫助。但是，法國自從拒絕與蘇俄同盟以後，企圖以各小國與英國的外交聯合，來代替蘇俄；在二十年中，法國喪失了自己祖先的遺產，依然重新投到第二色當（註一），投到一九四〇年的第二康賓，這些使得法國走上了覆滅的邊沿。

## 法國解放後的外交政策

法國的復興  
與世界和平  
因素的法蘇  
同盟條約

只有依賴了摧毀德國戰爭機器的蘇軍的打擊，以及由於英美軍隊的作戰與法國抵抗部隊的行動，法國才解放了。法國共和國的臨時政府曾向蘇聯政府提議締結同盟。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日，當時領導法國政府的戴高樂將軍，外長比道爾，法國國防部參謀長尤恩將軍及其他人抵達莫斯科。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日，在莫斯科簽訂了法蘇二十年同盟與互助條約。

復興的法國外交政策的第一個行動，便是與蘇聯締結同盟，這點有着很大的政治與精神的意義。復興的法國所締結的第一個盟約，不是與長期支持戴高樂將軍的英國，也不是與準備予以寬大貸款的美國，而是與蘇聯。在條約中不僅承認了蘇聯在摧毀德國法西斯，與解放歐洲各個被希特勒暴政奴役的國家——其中包

括法國——的決定作用。首先就與蘇維埃國家締結同盟條約，這意味着法國正式承認它接受了歷史的教訓，他實際與估價了一九四〇年戰爭失敗的原因與其充分的錯誤，以及在兩次世界大戰時期外交政策之不符合其民族利益。

與蘇聯締結同盟，爲法國人民所熱烈地歡迎，因爲法國人民認識了蘇聯，偉大蘇聯領袖斯大林同志與真正解放法國，及其強大的同盟者和朋友們的英勇紅軍。抵抗運動的一切力量，甚至是希望保持其羣衆影響的較右派，都歡迎與蘇聯的同盟，認爲這是法國安全的保證。基於兩大民族一致利益的，和基於互相幫助與希望保證和平的原則的法蘇同盟，成了保持世界和平的重要因素。

法蘇同盟表明了對法國的實際利益，促進了法國作爲強國地位的鞏固與威信的提高。在解決許多問題上，例如，對於法國很重要的關於確定意大利邊界的問題上，蘇聯政府的代表支持了法國關於稍稍更動這些邊界而有利於法國的要求。

在兩年多的過程中，與蘇聯的條約，依然是「第四共和國」唯一肩負着的同

盟義務。

然而，就在這兩年當中，法國國內已傳出這樣一種呼聲，認為與蘇聯的條約締結得過早了些，它乃是某種片面態度的果實，必須首先與倫敦締結同盟，而然後與莫斯科締結等等。另一方面，在英國與美國却有人在密切地注視着法國的一切事變。從此而來了許多方案、暗示、約束與諾言之類的東西。在這情況下，與「西歐團結」，「西歐集團」，「歐洲聯合國」及其宅類似這些方案的大綱，伴隨而來的是許多「有益」的實際提案。

但是，不管這些方案與計劃是如何花言巧語與「在思想上如何有根據」——其中有許多不過是英美對法政策的航空試驗氣球，它們常常是帶有完全實際內容的。英國與美國之間一致行動與互相牽制，其目的都不外是力圖保證自己對法國政治與經濟的影響。

從法國之恢復為主權獨立的國家起，法英同盟的意義，開始在英吉利海峽的兩岸展開積極的討論。



與英國的

接近及其

互相矛盾

大家和道，英國在戰時與戰後，曾寄予戴高樂及其抵抗運動的右翼集團以很大的希望。同時大家也知道，戴高樂雖然與英國的國家要人之間，有時有着非常嚴重的摩擦，但他仍然表示了他與英國人接近，與「西歐集團」政策接近的極大的傾向。戴高樂於稍後時期，在一九四六年，特別是在巴爾列鳩克的響亮的演講中，就相當坦白地表示了這點。

戰爭剛一結束，在確定英法未來和平機構初期一般輪廓的時候，暴露了他們在許多問題上，有非常嚴重的分歧。法國首先很耽憂的，便是英國在近東而特別是在敘利亞與黎巴嫩所佔有的地位。在這兩國中，英軍似在緊緊地駐守着。這顯然證明了英國意圖力求從該地排擠法國。對德問題上的分歧，更是深刻。法國人並不掩飾其對瓜分德國西部佔領區的不滿，在這裏英國給自己留下最肥大的一塊，而法國不得不滿足於它較遜的部份。這樣便不能不使法國耽心：法國從前經營的對象——魯爾區之落入英人之手。最重要的是從德國得到煤炭的問題，在英國控制下的德國煤炭，對於法國經濟的復興，是不可缺少的部份。英法間對於如

下這些問題，如德國的前途，德國的邊疆，魯爾等問題的解決，也是相當嚴重的問題。

英法利害分歧的程度，是很大的，利害的本身是很嚴重的，以至在討論英法條約時，雙方鬭爭僵持不下。貝丁納斯證明：戴高樂將軍於一九四四年底法蘇條約簽字以後，並沒有與英國成立類似的條約，也沒有與倫敦解決及協議一切爭論的問題，如對近東及對德的問題。

但是，此後的一年中，在英國與法國國內，而同時也在整個國際環境中發生了某些變化。英國工黨之上台執政，立即進行英法民主「親誼關係」，「任務一致」等論題的宣傳。在法國，一九四六年一月間費勒斯、古恩政府成立，這是三黨（人民共和運動黨，社會黨與共產黨）的聯合政府。在政府中起着重要作用的社會黨人，曾熱烈地支持英法「西方民主」形式的親誼關係的命題，並充分準備與英國「社會主義」政府建立最親密的聯系。

這時，英法矛盾最尖銳的問題之一——敘利亞與黎巴嫩的問題，就開始沈寂

了。一九四五年的英法自斂、黎撤兵的協定，造成了對這一問題和平調整的前提。一九四五年十二月間，法美間簽定了一個財政協定。美國給予法國以財政貸款，美國對於法國未來影響的加強，不能不引起英國的焦慮。加之，德國問題亟待解決，而兩方都在準備試探對方是否有同意自己立場的可能。

英法同盟問題的主要矛盾——德國問題未能解決而失敗

一九四六年初，英法同盟的問題，又成爲兩國間討論的對象。

一九四六年一月底，法國部長會議主席費勒斯、古恩在立憲會議上發言時，曾表示希望法俄同盟與英法同盟，將能完成三角同盟的建立。法國總理的這一發言，給兩國出版界以根據，對於英法同盟問題展開了熱烈的討論。

三月間，比道爾於答覆法國「美聯社」分社社長的訪問時，指出：近東問題的解決，將加速與英國締結同盟的可能。其次比道爾宣稱：『總之，我應當說：締結同盟的前途並不壞……締結同盟的唯一重要的障礙，依然還是對於德國問題的調整。但是，儘管如此，我還應當強調指出：法英關係是處在如此健康的基礎

上，以致締結紙上的協定，可能祇是形式的問題。無論如何，我寧願『無文件的協議』，而不願『無協議的文件』。

法國外長的聲明，儘管他對英法關係的樂天主義的估價，然而終究正常締結同盟的起碼條件，應當首先調整德國的爭論問題。

法國社會黨早在討論的階段，在這問題上就表示了特別的立場，主張對一切爭論問題不經初步解決，即無條件與英國協商。

法共支持與英國締結同盟，如果這一同盟是在法英蘇合作的條件下，同時認為，締結條約只有在預先解決一切爭論問題以後，才有意義。人民共和運動黨也認為首先必須努力就現有未經解決之問題來談判。

一九四六年一月間，倫敦開始了英法兩方的談判。法國政府在主要——德國的——問題上的立場，早先，而特別是在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七日比道爾的發言中，就已經確定了。法國強調魯爾與萊茵區問題的解決，其理由為保護自身的安穩。比道爾要求沒收德國萊茵地區，把薩爾礦山交予法國所有，將魯爾變為各有

關國的國際管制之下脫離德國獨立的機構。

這一計劃，遭到了倫敦的反對。佔有魯爾的英國，並不急於求得魯爾問題的解決。英國反對將魯爾國際化。同時英國爲本身利益計，也不打算無報償地滿足法國對薩爾的要求。其結果，談判迄未獲致協議，而同盟問題，重又被擱置下來。

## 一九四五——一九四七年的英法關係

從一九四六年二月談判起到頓刻爾克公約簽字止，這一年中，英法關係在表面上，並未發生什麼重大事件。

許多政治要人的發言與報章，又在談論締結英法同盟的意義，但是並不如先前那樣特別興奮了。大部份是談論德國問題的分歧，與日益增多的個別問題的意見分歧。法國報紙對於英國的熱烈接待舒馬赫，表示十分的不滿。法國駐倫敦大使甚且對此表示抗議。而法國經英人手中得到魯爾極少量的煤炭，引起了法國更

大的不滿。法國的工業生產，據多列士說，只達到一九三八年水平的百分之九十，一九四七年初，由於缺少燃料而使建築材料的生產以及其它工業的某些部門非常低落。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四日，多列士於答覆路透社記者提問時，宣稱，「煤炭是賠償的基本部份。我們簡直不明白英國人拒絕給我們魯爾煤炭，是什麼緣故」。而各出版機關對此問題亦予以嚴厲的批評。一九四七年一月一日英美佔領區的合併，限制法國佔領區的貿易額為六千六百萬美元，商品的支付不是用馬克，而是用美元——所有這一切事實，不能不嚴重地激怒法國。可是，這還不能使英國就此罷手，因為類似這些手段，極顯明地是具有壓制法國的性質。

談判之

門重

又打開

一九四七年一月十三日里昂·勃魯姆（那時是總理）抵倫敦，據料此行目的是進行煤炭輸入的談判，但是當他從該處返回時，發表了立即締結法英條約的公報。從他返回巴黎起，在一、二月間全法國與英國的報紙，均進行討論勃魯姆携來的這一突然消息。

英國國內公開地表示滿意勃魯姆使團的結果，並歡迎英法同盟條約的締結。

在這方面，保守黨與工黨報紙也一致贊同。在英國政府慶賀勃魯姆的招待會上，如「每週電訊與晨郵」報的觀察家所傳：勃魯姆與被邀赴宴的邱吉爾在會上曾互相致賀，於此邱吉爾宣稱：他很滿意談判的結果。

一開始法國報紙就猛烈地反對於解決爭論問題前締結英法公約。而「人民」報與歡迎自己領袖聲明的社會黨機關報，則不在此列。

但是，勃魯姆政府倒台了，一月二十二日組成以拉馬弟爲首的聯合政府。比道爾出任外長職。報上便傳出：比道爾並不贊同里昂·勃魯姆的實際行動。

很快，法國對於那些應當託管魯爾工業的各國的觀點，便開始蛻變了。一九四六年一月「世界」報——大家知道：這是右派機關報，曾肯定說（與「太陽報」報論戰時）：『蘇聯也同樣將與其它強國一起參加對魯爾的監督與管制』。

「世界」報的聲明，反映了政府的觀點與聯合執政黨（其中也包括人民共和運動黨）的意見。一九四六年底，社會黨的立場變了。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日社會黨在「人民」報上公佈的「行動綱領」中，就已被審查的問題說道：『在魯爾……』

礦山將轉交給各較直接有關各國——法、英、比、荷——的國際共同監督之下。這樣看來，依照這一計劃蘇聯將被拒絕參加對魯爾的國際監督。

在一定時期中，這一立場似乎是僅社會黨一黨所壟斷的資產。人民共和運動黨的機關報「黎明」報對此問題表示了新的觀點。「黎明」報指出：魯爾煤礦的監督權，應交給「直接有關各國，但該報並未具體指出什麼國家，並解釋說：這一問題在莫斯科外長會議討論以前，應予公開。「黎明」報拒絕將蘇聯算在有權監督魯爾的強國之列，並表示：人民共和運動黨在這問題上落在英美立場上去了。

法國各黨對

新條約意見

的逐漸一致

在二月上半月，法國各政黨及其領袖對於英法條約的立場，繼續在發生變化。各黨聯合政府中，主張不經過先解決一切爭論問題而逕與英國簽訂公約的，乃是社會黨。在拉馬第政府內保持有影響的里昂·勃魯姆與社會黨，曾加強宣傳有與英國簽訂條約的必要，證明在同盟關係的範圍內比之外面，更易於獲致協議。他們強調法英兩個殖民強國利益的一致性，由于越南的事件，兩國得到了特別的共鳴。



人民共和運動黨早先也會動搖過，但其後反對對德國問題的分歧沒有解決以前與英訂約，現在對此問題又轉到社會黨的立場上了。如貝丁納斯（二月十三日）在「鬪爭」報上稱：比道爾出任外長時，曾譴責勃魯姆的政策，但是現在已改變了自己的觀點。人民共和運動黨曾準備立即與大英帝國締結條約。人民共和運動黨策略上的這種轉變，顯然是和它在內政外交上的一定打算有關係的，也與該黨一部分人的壓力有關，這部分人是與主張「西歐集團」的戴高樂接近的。

法國共產黨支持了反對德國侵略者東山再起的英法同盟的思想，這一同盟是與法蘇同盟與英蘇同盟——代表歐洲與國際安全體系中重要環節之一的這些同盟有密切關係的。同時，法國共產黨却反對這樣一種爲臭名昭著的「西歐集團」造成某種前提的英法同盟，法共並反對不考慮到歐洲的安全體系，而與它對立起來的英法同盟。法共決定同意這一公約，但保留在德國問題上的行動自由，並提出這一同盟的價值，應看其在實際中的表現如何。多列士特別強調在德國方面，其計劃應適應柏林協定的精神。多列士表示了法國對英、美、蘇的衷心謝意，並宣

稱：『除法蘇同盟以外，正如我們所希望的一樣，將補充以法英同盟。這一同盟的締結，業已停滯多時，正如我們所料，這主要是因爲在德國問題上以不正確的態度對待我國的利益。』多列士並歡迎法捷與法波同盟的恢復。

頓刻爾克

條約

正式締結

二月十二日，國民會議國外事務委員會曾表示贊同締結法英條約，不約束德國魯爾賠償等問題的同盟談判。不幾天，英法同盟的正式談判開始了。迨二月二十八日，據「法國新聞社」所報導，兩方關於條約詳文的協定，業已成功。早在一月二十日，英法經濟問題委員會就已開始工作。

一九四七年三月四日，貝文與比道爾在頓刻爾克簽定了英法同盟條約。比道爾於出發赴頓刻爾克前宣稱：類似英法這一條約，也將與比利時、荷蘭、波蘭與捷克締結。在頓刻爾克會議舉行莊嚴儀式時，貝文與比道爾曾交換了意見，而主要是談到與德國威脅鬭爭的問題。條約（在報章所公佈的）規定在適應聯合國安理會決議之下，一方遭受德國侵略或對德採取軍事行動時——按照一致同意或者

由于被迫採取制裁德國的辦法時——應予以軍事上及其它方面的援助。其次，條約規定，爲了增加兩國經濟安全的繁榮與保證起見，在一切經濟問題上進行互相協商。條約期限規定爲五十年。條約中強調指出：締結四強條約以阻止德國重又成爲和平威脅此點；應被確認為「最高願望」。

對於締結條約很少的一些反響，強調指出條約合緊了倫敦——莫斯科——巴黎的三角關係，條約的締結是在四強對德國和約之先，因而這一條約在保證安全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等等。

簽定和約之前，報紙傳出倫敦創立一百萬英鎊資產的英法銀行，這一銀行的目的是爲了發展英法殖民帝國間的貿易。三月六日傳說英國已答應給法國運入春種穀物。接着公佈了英法空軍陸戰師的武裝與英法武裝部隊裝備比率的談判。雖然裝備標準的消息已被否認，但關於它的傳說仍在報上出現。

## 頓刻爾克條約與英法矛盾

爲着正確瞭解事件的真義，首先必須分析一下：三月四日的條約是否消除了法英之間的矛盾，英法同盟是否就是英法實際的「和睦」。在這裏所談的並不是關於常有的臨時性的分歧，雖然其中某些分歧，如關於給法國供給煤炭的份量問題，自然這是很有意義的，但這裏所談的是大的方面。

對於法國安全最根本與主要的，仍然是德國問題，在四分之三的世紀中，法國曾三次受德國的攻擊，凡爾賽和約的教訓與最近二十年的經驗，教育了每一個法國人：法國未來的安全決定於目前德國問題的如何解決。當時多列士表示了法國的意見，他說：在德國問題上「將決定我們未來的一切前途」。

英國的對外政策在德國問題上是怎樣的呢？

在莫斯科外長會議上，從英帝國代表團的一般路線，以及英國政策的具體事

英國目的是  
要加強德  
國軍事工  
業潛在力

實中可以得出結論說：英國外交是跟隨着美國走，它不僅沒有消滅德國軍事工業的潛在力，而且違背了柏林決議，在力圖保持它。

英美佔領魯爾與德國西部工業區以後，實際上已把西德變為道地的殖民地了。在魯爾，英國人專橫地把煤炭、鋼鐵工業攫為己有。英國壟斷資本家企圖佔有全部德國的工業。由於命運惡毒的諷刺，艾德禮——貝文的「社會主義」工黨政府現在在魯爾所做的，和一九二三年法國龐加萊帝國主義政府在那裏做過的如出一轍，不過是換了一個地位而已，那時在太晤士河岸上曾引起過正義的憤激，但是不同於龐加萊的地方是：龐加萊並不關心保持德國「和平潛力」的任務，而英國人（同時也與美國）是在「保護」的公式掩蓋之下，恢復着德國的重工業及其軍事工業的潛在力。在英美佔領區中「鋼鐵托辣斯」，「法爾本企業公司」（化學康采恩），及許多其它的壟斷資本與德國軍事工業企業的存在，表明英國保持着德國軍事工業的潛在力。由於一九四七年一月一日協定而通過的關於英美佔領區的聯合，以及關於為了發展和提高德國工業而向它投資的決

議，更加意味着他們正企圖加強德國軍事工業的潛在力。這樣一來，戰後一年半以後的英國對德外交政策，依然是意圖走上道威斯—羅迦諾計劃的道路（當然，是有某些相對的修正），走上恢復德國軍事工業潛在力的道路。

用不着證明，英國在對於法國認爲主要的德國問題的政策上，是直接與法國的國家利益，與法國安全保證的任務發生矛盾的。

法國安全的利益，要求真正地取消德國軍事工業的潛在力，解除軍事工業的武裝與軍國主義。法國人在關於魯爾的政體或者關於德國中央行政機構的問題上，可能改變自己的觀點，但法國國家安全的利益，則必定是反對德國勢力的復興的。

如果要問：頓刻爾克條約是否消除了英法對主要的德國問題上的矛盾呢？可以答覆：沒有，沒有消除，這些矛盾依然存在而未減小。

一九〇四年英法協約國關於反對德國的協定，衆所週知，一點也沒有談到德國，可是另一方面，它却解決了英法之間的一切爭論問題。一九四七年的頓刻爾克

條約，僅談到德國與共同防衛或者說共同反對德國的手段，但是並未解決英法對德國問題上的矛盾。按照比道爾的成語說：「噸刻爾克條約依然是比道爾所不願意的『無協議的文件』」。

## 與法國締結同盟條約時英帝國政策的目的

簽訂噸刻爾克條約各強國所追求的是什麼目的，他們又贏得了什麼呢？

英國的目的  
是加強其在歐洲的地位  
與法國人民

由於大英帝國普遍的減弱；日益加重其對美國的依賴性，以致發生了這一問題，即大英帝國與美國的關係，是否已接近於霍亨索倫德國時代的奧匈帝國的作用；英國外交政策的反動方針，產

生了民主進步勢力的相對增強——所有這些情形使英國必需尋找加強其地位的路。對法國的政治與經濟上的奴役，利用法國達到英國政策的目的——這就是促使英國與法國締結同盟的一般動機。英國在條約中並沒有承擔任何繁重的義務。

然而却得到了利用這一同盟給予法國內政外交以很大影響的可能性。除開其他原因不說，對於英國最重要的是加強作為建立未來和平的外交談判中「四強」之一的法國的影響。英國想利用法國參加「西歐集團」，首先是用來反蘇，另一次要方面則用來抗美。關於完成「三角關係」與恢復莫斯科——巴黎——倫敦「三角同盟」的許多保證，是並不足以騙人的。正加三月五日法新社報告：邱吉爾歡迎頓刻爾克條約的簽訂，認為它乃是「歐洲聯合的第一步」，這並不是偶然的。

與法國簽訂條約同時，據報紙消息，英國並與荷蘭進行締結軍事同盟的談判，這一同盟是否獲得成功？我們姑且不管，但是，不久前比利時、荷蘭與盧森堡的經濟與關稅的聯合，是在英國影響這些國家的條件下訂立的，毫無疑問這就是英國在西歐這一部份地位的加強。

不久以前，貝丁納斯於分析英國在德政策時寫道：「我們就心：倫敦並不放棄其認為德寇是反蘇可靠的夥伴的觀點」。貝丁納斯不過是坦白說出了英國對總政策的實質罷了，這些實質是為許多人心照不宣的。



同樣用不着懷疑，「西歐集團」這一總政策的最近任務之一，即是英國想利用與法國的同盟以達到德國法佔領區與英美佔領區的合流。當一九四七年一月間勃魯姆來到倫敦以後，保守黨的「觀察家」報却描述了擴大法國與英美合作的美麗前途，證明德國的法國佔領區與英美佔領區聯合的好處與優點。從此以後，這一論題便常常出現在英國報章上。

不必懷疑，英國有人在希望利用頓刻爾克條約作為間接壓迫法國內政的工具。美國報紙指出：英法同盟可能成為排擠法國最大政黨——法國共產黨出閣的工具。最近法國內政鬭爭發展的某些事實，更證實了這一估價（註二）

所有這些事實與其所表示的趨勢，已足夠清楚地說明着英國「西歐集團」政策的總的方向，以及對蘇聯與為和平、安全而鬭爭的民主進步勢力的敵視態度。

但是，法國從這一條約中可以得到什麼，法國所追求的是什麼目的呢？

法國反動份子同聲一致與歡欣鼓舞地歡迎法英同盟，他們認為同盟將允許他們加強國內的地位。頓刻爾克簽字之日，三月四日他們寄給邱吉爾的賀電，就是

這一條約只  
有加強法國  
國內反動勞  
力，對法  
國國家利益  
毫無幫助

這一思想的最好的表明。戴高樂發言贊成建立法英同盟與這件事同時發生也不是偶然的。

從國家利益觀點上着想，法國從頓刻爾克條約中贏得了什麼呢？在德國問題上存有極大的矛盾情形下，條約唯一主要內容的反德軍事援助的保證，對於法國說來，是毫無實際意義的。

一九四七年的頓刻爾克條約的產生經過，很像一九一九年法英與法美安全保障諸條約。大家都知道：一九一九年巴黎會議上克萊蒙梭曾力爭英美在萊茵河岸劃界的同意。雖然並未成功，但已滿足於一旦法國遭受德國進攻時，英美答應予以軍事援助的諾言。現在，法國政府同樣未從英國得到德國問題的滿意解決，但已滿足於英國予以反德互相幫助的諾言。

然而不能不看見，在目前對德問題上與英國保持矛盾的條件下，像這些軍事援助的義務，只能予法國以學院研究的意義。法國從這條約上毫無所得。但法國人可能認為與英國締結條約，是達到了戰術上的勝利——即加強了自己在巴黎

——莫斯科——倫敦三角關係中的地位，在英美兩國間的矛盾上作了投機。但是，即使是這樣，也是很不可靠的，因為法國的所得是如此微小，其微小的程度是不會滿足它們期望的。

法國並沒有從條約得到什麼實際的東西，它和英國不同，可沒有機會利用自己的同盟者——英國來達到自己的願望。在與英國保有矛盾的條件下簽訂條約，——早先這些矛盾曾迫使法國拒棄簽訂這一條約，沒有疑問，法國是對英國作了讓步，這一讓步並不是為需要所使然，因而從法國國家利益的觀點上看來，不能是正當的。

### 法國對英的政治讓步

就本質上說來，頓刻爾克條約不過是沒有填寫內容的白紙。它將隨着英法同盟的實際考驗，而充實其內容。但是這一大外交文書的意義，不能以條約中擬

定的條文來測量。還應當注意雙方所追求的目的，伴隨着締結條約時所發生的實際事實，與條約在實際上的施行。

英法之間  
有着彼此  
利害上的  
深刻矛盾

莫斯科外長會議一開始，就表現出兩個新盟國間利益的嚴重的分歧與意見不一致。在德國問題中一系列最重要的問題上，如魯爾問題，德國工業水平問題，取消卡特爾的政策，賠償政策，另外在某些部分的問題上，如準備對德和約的程序與必須在和約草案中協商的國家組成問題，——由于這些分歧，在剛談到解決德國問題與德國未來問題時，英法雙方便發生了深刻矛盾。比道爾幾乎在外長會議的每次發言中，都指出法國在解決德國問題上必須從自己安全利益出發，不容許德國軍事工業潛在力與德國勢力的復興。三月二十一日，比道爾在法國大使館記者招待會上聲稱：貝文在莫斯科外長會上的立場「沒有使法英觀點得到顯著的接近」。比道爾說：「任何友誼都有其好的時刻與較差的時刻」。然而這「較差的時刻」已變為持久與固定的狀態。一個月以後，四月十五日外長會議上，比道爾當然又抱怨貝文對於法國關於魯爾的

提案，採取了「幾乎完全相反的立場」。法國的報紙對於如此迅速與如此顯明的失敗，公開表示悲觀。

然而，這不是說，莫斯科外長會議上的法國代表團就堅決反對英美代表團的路線，並在各個爭論問題上與自己第一個同盟者——蘇聯處於一致的立場。大家都知道，法國代表團曾主張非中央化與肢解德國的原則，主張把未來政權轉讓地方佔領者政府，而不是交給德國中央政府，這樣實際上是與蘇聯代表團的立場分歧的。甚至在對於毛生死攸關的問題，如魯爾問題上，法國代表團雖然很不滿意英國的立場，但仍然企圖要手腕與迴避蘇聯關於解決魯爾問題之明確方案的回答。魯爾問題討論以後，莫洛托夫同志在四月十一日的發言中，曾根據充分理由指出：「特別是，比道爾先生對於法國代表團對於四強管制魯爾提案的問題，並未表示態度」。據「每週時報」（四月二十日）斯克魯德多的評論：「比道爾在莫斯科會議上造成一種法國應當起着中間人作用的錯覺，忽而他站在俄羅斯方面，忽又站在大英帝國與美國方面，似乎，法代表團在莫斯科外長會議上的總路線，

是比道爾自己確定的。當在別種情況下，即在討論對奧和約草案時，他曾聲稱：「法國代表團在這一問題上保持中間立場」。但這「中間立場」究竟對法國有多少利益，——則是另一問題了。

魯爾煤炭問題上的協定表示了法國的政治讓步

但是會議結束前，法代表團即已不能站穩這些「中間立場」了。會議前與會議進行期間，英法間最尖銳分歧（雖然絕不是最深刻的矛盾）的對象，依然是魯爾煤炭輸法的問題。三月十九日的會議上，莫洛托夫支持法國對於增加輸法煤炭的要求，並表示意見謂：外長會議「應能滿足法國的合法權益」。然而，比道爾屢次所表示的法國要求，遭到了貝文的堅決反對。雖然如此，四月中旬莫斯科會議期間，法代表團仍單獨與英進行了煤炭問題的談判，而後來亦與美國就此問題進行談判，其結果，乃是四月二十一日英、美、法協定的產生。

大家都知道，締結期為六個月（從一九四七年七月一日起）的這一協定的內容，主要是：當西部區每日煤產達二十八萬噸時，輸出量為百分之二十一；當每

日煤產達三十七萬噸時，輸出量提高到百分之二十五。據法國專家計算，如果德西佔領區煤產量達最高數字，為每日三十四萬噸（未必很快就可以達到），那麼歸法國的部份每月僅有二十七萬噸煤，也就是說比它最近數月來所得到的煤，要多出三萬——四萬噸。法國對魯爾煤炭的需要，據官方計算，最低每月為五十萬噸。這樣一來，四月二十一日三方面的協定，僅在很小的程度上滿足了法國對煤的實際需要。四月二十二日法外交部的記者招待會上，外交部代表承認：「協定離我們的期望尚遠」。這時，愛爾威·阿里泛在莫斯科記者招待會上也作了類似的評價。

法國外交部在莫斯科與巴黎的聲明中，特別強調指出：這一協定是「純技術性的」，沒有「政治性」的。然而英國夥伴們對於煤炭協定並沒有與其法國當事人商量好，却給予相反的評價。例如，四月二十二日「每日導報」莫斯科通訊員的報導，則強調了這一協定有很大的政治意義。

不難瞭解，有充分理由對其契約滿意的英國人，是比法國人更正確地估計了

與約的真實意義，強調指出三方協定的政治性質。同時這一協定是法國對英美一定的政治讓步，也是無容置疑的。

顯然，莫斯科外長會議關於整個魯爾問題，而特別是關於魯爾煤炭的問題，已成爲四強討論的對象。蘇代表團認爲英美在魯爾所建立的制度，是不可容忍與違反柏林協定的，因而力爭建立四強對魯爾的監督。法國同樣要求改變英美在魯爾建立的秩序。法國用單獨交易的手續與英美締結魯爾問題的協定，似乎是——最低限度在最近八個月——同意保持英美任意在魯爾建立不受監督的統制制度。非常明白，爲了得到一點少得可憐的「煤炭配給」的增額，法國竟在德國問題底主要問題上甘願放棄極重要的陣地，是得不償失的。

法國又在表

演佔領區合

流的醜劇

但是，法國對英美方面的讓步，就止於此嗎？如下事實不能不

引起人們的疑慮，因爲法國官方與半官方關於魯爾煤炭協定的消息，同時又不得不駁斥法佔領區希望與英美佔領區合流的傳說。例

如，法國新聞社四月十六日自莫斯科報稱：「在接近法國代表團的人士中，有人



在駁斥這種斷言，似乎法國佔領區與英美佔領區合流的問題，已在英法關於魯爾煤炭供法的談判中審查了。四月二十二日法外長亦曾予以類似的駁斥。但是，大家知道，四月四日巴黎記者招待會上，法外交部也駁斥過英法關於煤炭問題的談判。是否可以說，目前關於合流的駁斥，是和四月四日的駁斥同一性質的呢？

不能不注意到目前一點，即法國某些有影響的報紙由於三角同盟的關係，現在已開始跟着英國學舌了，這證明它們在準備執行倫敦「舞台導演」所指命的腳色。例如，接近法國外交部的「世界」報（四月二十二日）認為：提出上西里西亞與薩克遜尼亞……煤炭問題的時機已經來到了。某些法國的報紙却把煤炭協定與薩爾問題混為一談，企圖譴責蘇聯，似乎說是蘇聯阻礙了滿足法國的要求。同時，這些報紙的「糊塗先生們」却裝模作樣，似乎不了解：法國在四強所討論過的問題上單獨進行三方協定，並在違反波茨坦決議的精神下來締結這一協定，因而便離開了謙遜的「中間立場」，而投到反對執行雅爾塔與波茨坦協定那方面去了。「人道報」四月二十日對於這些發言曾予以公正的答辯，並同時對三方煤

煤協定給予清醒的評價說：「三方煤炭協定妨碍着法蘭西的安全。英國和美國却以此爲策略，迫使法國（煤炭對於法國有極重大的意義）接受他們的條件。煤炭的單獨協定在目前國際的情況下有削弱法國地位的危險。」

## 英法同盟與「西歐集團」政策

在頓刻爾克條約締結的初期，曾在兩簽字國引起過失望感覺（雖然也由於別種原因），現在已開始暴露了該約的本質，它說明了英美某些人士所以力求訂約的原因。英國在締結條約時的目的，乃是而且現在還是想把英法同盟變爲「西歐集團」政策的工具。最近的許多事實，是否證實了英法同盟在這方面已有了發展的趨勢呢？

沒有疑問，這一最特別的徵候與確證，乃是三方協定。關於這點在上面已經談到了。四月二十二日庫爾達在「人道報」上對此作

法英條約  
是西歐  
集團一  
策的實  
施

了評價，他寫道：「締結這一協定，對法國一點好處也沒有，只有把它變為西歐集團的窮親戚」。

這也值得注意：即某些反動報紙，如「黎明」報和「費嘉洛」報，由於莫斯科會議的結束與三方協定的締結，現在已在公開要求法國政府在英美或蘇聯的「兩集團」之間作一「最後的選擇」，並要求參加英美陣營。

這一意圖的最重要的證據，就是關於英法間正進行武裝標準化談判的消息，雖然這消息曾被否認，如果這些談判得到協定，如果法國同意與英國制定武裝標準化的話（因之也就是和美國一起，因為英國已與美國一起制定武裝標準化），那麼這將意味着法國要失去自己的獨立，變為英美的附屬國，並成爲「西歐集團」的工具。

毫無疑問，英美一定將使法國同意把法佔領區合併到英美佔領區，並在德國西部建立統一的佔領區，也就是說：最後把德國肢解爲兩部份。不待證明，如果法國同意將其佔領區與英美佔領區聯合的話，那麼這不僅意味着名副其實的「西

「西歐集團」的實施政策，而且「西歐集團」的建立，完全是敵視蘇聯的。

不能忘記：近來被「杜魯門主義」所鼓舞的反動右派，又在猛烈活動，企圖利用與英國的同盟，「把法國推到「西歐集團」政策的囚籠中。法國報紙上突然出現了一個一眼看來是小小事件的消息，即法國最高軍事首領如：戴西尼，肯尼格與尤恩將軍參加邱吉爾於頓刻爾克條約簽字不久以前為其女兒所舉行的婚禮，這件消息是有其因由的。用不着懷疑，戴高樂反對法國民主的反動「攻勢」，其外交上的用意便是對於擴大法國於英美的「合作」。

上述一切都證明：頓刻爾克條約本身包含着「西歐集團」政策顯明的成份，本身包藏着非常危險的趨勢。

「西歐集團」政策是否符合法國國家利益呢？

在這以前，「第四共和國」僅有與蘇聯的同盟。這一同盟的意義，對於法國是很大的，甚至在與法國訂約時，英國認為必須特別強調說：英法條約絲毫不觸犯巴黎與莫斯科的同盟。必須指出：像這樣老練的外交家，如尼科遜在四月二十

一日談到英法同盟的未來前途時，亦曾力稱：與英國的同盟只可能是對於法國最重要的與俄羅斯同盟的補充。

但是，藍斯道夫——沙皇俄國的外長——在一九〇四年建立英法協約國時所提出的公式：『我們的朋友的朋友，是我們的朋友』，——這並不和目前事物的情況相稱。

各國間的關係，現在不僅取決于文件上面，而且是取決于常常與這些文件發生矛盾的實際政策上面。「西歐集團」政策的實質依然是敵對蘇聯，敵對進步的民主的與全世界的和平事業。而這點正是確定着莫斯科——倫敦——巴黎三角間的關係。

只有與蘇聯  
建立真誠合  
作的同盟才  
能保證法  
國的利益

從「第四共和國」國家利益的觀點看來，法蘇同盟——作為法國目前外交政策的基礎——，正如過去一樣，依然是法國所必需的。這一同盟，是建築在兩國人民共同利益的基礎上。在有決定意義的問題上——對於法國主要的是德國問題——，英蘇的利益是一致的。在德國

問題上最重要的是：執行柏林會議充分解除德國武裝，解除軍國主義，消滅德國一切可能作為軍需的工業等問題。蘇聯堅決主持實現這些決議。法國的利益——這不是一時的，而是長久的利益——亦要求如此，符合法國安全需要的德國問題之解決，只有與蘇聯的合作才能得到成功。接受「西歐集團」的政策，這意味着德國已降為三等國家的角色，而在政治上與經濟上對英美屈服，亦即實際上把法國變為它們的附庸國。這種「英國同盟」的政策，即敵視蘇聯或者忽視蘇聯作用的政策，如過去數十年的經驗證明：它可能使法國招致悲慘的後果。

頓刻爾克條約締結以後，留下許多未解決的重要矛盾，而法國却作了極大的政治讓步。在「西歐集團」政策方面，法國作了許多危險的步驟。但是，法英間的矛盾依然未被解決，任何一方的利益都將刺激他們尋找解決的途徑，而兩方讓步的程度並不單取決於他們自己，而且也還要取決於解決德國問題有關係的其它強國。這樣必不可免地要尋求別的外交途徑：比較清醒的適應法國民族利益的，而且與「西歐集團」毫不相同的外交途徑。

法國往何處去？最近將來即將揭曉。這多半取決於法國國內鬭爭的發展方向，取決于在什麼程度上法國民主力量才能鎮壓猖獗起來的反動份子，並保證國家真正民主的再生。

## 附註

一 一九四〇年五月十五——十六日德軍佔領色當，並於此突破英法比軍戰線以後，曾予以慘敗，迫使同盟國軍隊自比利時與法國北部各省退却。

二 法國政府改組，法國最大政黨——共產黨之被迫退出內閣，為全世界報紙所注意，首先因為這是英美壓力的結果。

英法關係

著者 曼菲勒

譯者 劉水

出版者 光華書店

發行者 光華書店

東北·華北·華東·中原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YING FA GUANSHI

MANFELLE ZHU

LIU SHUI YI

一九四九年一月  
在哈爾濱印造  
再版發行五千冊



78.42
65 

68